朱子語類

一之三 理氣 鬼神

口13
775
2

D 13
775
2

理氣上

太極天地上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千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後不可只道今日

動便為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　如舉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時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淳

問昨謂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曰發育是理發育之否曰有此理便有此氣流行發育理無形體曰所謂體者是強名否曰是曰理無極氣有極否曰論其極乎那處做極淳

若無太極便不翻了天地　方子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　人傑

有是理後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謂道推來此性自有仁義德明

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　僩

先有箇天理了却有氣氣積為質而性具焉　敬仲

問理與氣曰伊川說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是一箇理及在人則又各自有一箇理　夔孫

問理與氣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氣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已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這箇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着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箇而無繼便是闔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負復生元無窮如此又

問元亨利貞是備箇動靜陰陽之理而易只謂乾有之曰若論文王易本是作大亨利貞只作兩字說孔子見這四字好便挑開說了所以某嘗說易難看便是如此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因文王底說又却出入乎其間也又問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未有人時此理何在曰也只在這裏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碗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為主我為客他較長久我得之不久耳　婁孫○義剛錄同

問先有理抑先有氣曰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粗有渣滓滓

或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如何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仁義禮智人傑

或問理在先氣在後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却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又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着故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問道之體用曰假如耳便是體聽便是用目是體見是用　祖道

或問先有理後有氣之說曰不消如此說而今知得他合下是先有理後有氣邪後有理先有氣邪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

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却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間人物草木禽獸其生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子自地生出一箇物事這箇都是氣若理則只是箇淨潔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他却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

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後曰要之也先有理只是有此氣則理便在其中一個

不可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氣須有先後且如萬乙山河天地都陷了畢竟理却只在這裏胡泳

徐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有否曰只是都有此理

天地生物千萬年古今只不離許多物淳○天地

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只是漠然無為曰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淳

問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思然所謂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別有箇理理外別有箇心又問此心字與帝字相似否曰人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燾孫同○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竊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為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惟此所以為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秖說得他無心處爾若果無心

則須牛生出馬挑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為心中間欽夫以為甚不恰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句當只是以生物為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為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為人之心物得之遂為物之心草木禽獸接着遂為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道夫

問上帝降衷于民天將降大任於人天祐民作之君天生萬物生長是天地無心時枯槁欲生是天地有心時方

物因其才而篤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天將降非常之禍於此世必預出非常之人以擬之凡此等類是蒼蒼在上者真有主宰如是邪抑天無心只是推原其理如此曰此三段只一意這箇也只是理如此氣運從來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環去無有衰而不盛者所以降非常之禍於世定是生出非常之人邵堯夫經世吟有云羲軒堯舜湯武桓文皇王帝霸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於秦降及兩漢又歷三分

東西南北擾攘紛紜五胡十姓天紀幾禁非唐不濟非宋不存千世萬世中原有人蓋一治必又一亂一亂必又一治夷狄只是夷狄須是還他中原淳

蒼蒼之謂天運轉周流不已便是那箇而今說天有箇人在那裏批判罪惡固不可說道全無主之者又不可這裏要人見得個（又個問經傳中天字曰要人自看得分曉也有說蒼蒼者也有說主宰者也有單訓一時

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渣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淳

清剛者為天重濁者為地道夫

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攉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疑結得許多渣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渣滓也所以道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道夫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攉在中間隤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道夫

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振

地却是有空闕處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匝無空闕逼塞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着那天天包地其氣無不通徹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地廣

慶淵

季通云地上便是天端蒙天只是一箇大底物須是大着心腸看他始得以天運言之一日固是轉一匝然又有大轉底時候不可如此偏滯求也倜

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淬淬地天之正色倜

山河大地初生時須尚軟在氣質之中方可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淖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為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麼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倜

西北地至高地之高處又不在天之中義剛

唐太宗用兵至極北處夜亦不曾太暗少頃即天明謂在地尖處去天地上下不相遠掩曰光不甚得場

地有絶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昆都督府其地夜易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絶處日影所射也其人髮皆赤場

通鑑說有人過外國夜熟一羊脾而天明此是地之角尖處曰八地下而此處無所遮蔽故常光明及從東出而為曉其所經遮蔽處亦不多耳義剛

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曰從東畔升西畔沉明日又從東畔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內曆家算氣只算得

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筭不得安得是無內外淳
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
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
將入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
新起問生第一箇人時如何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
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者甚多如虱然揚
類振

天地不恕謂肅殺之類
可幾問大鈞播物還是一去便休也還有去而復來之理
曰一去便休耳豈有散而復聚之氣（道夫）（氣）
造化之運如磨上面常轉而不止萬物之生似磨中撒出
有粗有細自是不齊又曰天地之形如人以兩盆相合
貯水於內以手常常掉開則水在內不出稍住手則水

漏矣過
問氣之伸屈曰譬如將水放鍋裏煮水既乾那泉水依前
又來不到得將已乾之水去做它（夔孫）
人呼氣時腹却脹吸氣時腹却脹論來呼而腹脹吸而腹
脹乃是今若此者蓋呼氣時此一口氣雖出第二口氣
復生故其腹脹及吸氣其所生之氣又從裏趕出故其
腹却脹大凡人生至死其氣只管出出盡便死如吸氣
時非是吸外氣而入只是住得一霎時第二口氣又出
若無得出時便死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動而
不屈虛而愈出橐籥只是今之鞴扇耳（揚）
數只是筭氣之節候大率只是一箇氣陰陽播而為五行
五行中各有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屬木夏屬火年月

日時無有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只是二五之氣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差不齊如此聖賢在上則其氣中和不然則其氣偏行故有得其氣清聰明而無福祿者亦有得其氣濁有福祿而無知者皆其氣數使然堯舜禹皐文武周召得其正孔孟夷齊得其偏者也至如極亂之後五代之時又却生許多聖賢如祖宗諸臣者是極而復者也 揚録云頤卿東口大睡一覺又醒時却有精神揚録此下云今却說許玩弄未有醒時非積亂之甚五六十年不即定氣息未蘇了是大不可憂也

天地統是一箇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 端蒙○陰陽五行

陰陽五行之理須常常看得在目前則自然牢固矣 人傑

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有五行之氣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干甲乙丙丁便是陽乙便是陰 高 淵同

問前日先生答書云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又曰他所以道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節復問這箇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先生應而曰且如這箇光也有在視盖上底也有在墨上底其光則一也節

五行相為陰陽又各自為陰陽 端蒙

氣之精英者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為金木水火土

者是神在人則為理所以為仁義禮智信者是也植
金水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
理不可不知康節却細推出來　個
天一自是生水地二自是生火只是合下便具得濕
底意思木便是生得一箇軟底金便是生出得一箇硬
底五行之說正蒙中說得好又曰木者土之精華也又
記曰水火不出於土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胡亂下一
字節
問黃寺丞云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說
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
莫亦屬土否曰火自是箇虛空中物事問只溫熟之氣便是火否曰然　胡泳
倜同

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可學
論陰陽五行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邵伯温載
伊川言曰向惟見周茂叔語及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
理也欽夫以為伊川未必有此語蓋伯温妄載其則以
為此語恐誠有之　方子
土無定位故今曆家以四季之月十八日為土分得七十
二日若說播五行於四時以十干推之亦得七十二日
方子　高同
問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番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
土寄旺四季每季皆十八日四箇十八日計七十二日
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得七十二日五箇七十二日共
凑成三百六十日也　倜

問古者取火四時不同不知所取之木既別則火亦異否
曰是如此胡泳
火中有黑陽中陰也水外黑洞洞地而中却明者陰中之
陽也故水謂之陽火謂之陰亦得伯羽
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
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坎離○道夫
清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日僩
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皆以四者
相為用也季札
春為感夏為應秋為感冬為應若統論春夏為感秋冬為
應明歲春夏又為感可學○四時
問學者云古人排二十二時是如何諸生思未得先生云忘

是從之從心乃是心之所至蓋日至於午則謂之午時至未則謂之未時十二時皆如此推古者訓日字實也月字缺也月則有缺時日常實是如此天行亦有差月星行又遲速定不可以見天之行夔孫
工惟日鐵定如此又云看北斗可以見天之行

朱子語類卷第二

理氣下

天地下

天文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如何見得天有三百六十度甚麼人去量來只是天行得過處爲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日月會爲辰節有一常見不隱者爲天之蓋有一常隱不見者爲天之底節

叔器問天有幾道曰據曆家說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赤道正在天之中如合子縫模樣黃道是在那赤道之間義剛

問同度同道曰天有黃道天正如一圓圈相似赤

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
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
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那黃道赤道十字
路頭相交處厮撞着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
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
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却南北相向日所以蝕於朔者月
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
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敵陽敵然曆家又謂之暗虛蓋
大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着其中暗處故月蝕
個

問周天之度是自然之數是強分曰天左旋一晝一夜行
一周而又過了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只將南北表看今日待
時看時有甚星在表邊明日依時看這星又差遠或別
是一星了胡泳

天一日周地一遭更過一度日即至其所趕不上一度月
不及十三度天一日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則及日矣與日一般是為一朞
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周天必差過一度日一日一夜一
周恰好月却不及十三度有奇只是天行極速日稍遲
一度月又遲十三度有奇耳因舉陳元謀云只似在圓
地上走一人過急一步一人差不及一步又一人甚緩
差數步也天行只管差過故曆法亦只管差竟時昏旦
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竟時似差

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斗牽牛今却在斗德明
天最健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之健次於天一日恰好行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但比天為退一度月比日
大故緩比天為退十三度有奇但曆家只箇所退之度
却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
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
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書疏璣衡禮疏星回于
天漠志天體沈括渾儀議皆可參考門祖
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曰橫渠說日月
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
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
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
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
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
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
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
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筭只以退數筭之故謂之
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然則曰行却得其正故楊子
太玄首便說曰云向來久不曉此因讀月令日窮于
次疏中有天行過一度之說推之乃知其然又如書齊
七政疏中二十三百字說得天之大體亦好後漢曆志亦
說得好義剛錄云前漢曆志說道導閏月令疏地冬上
騰夏下降是否曰未便理會到此且看大綱識得後此

處用度箕方知淳○義剛同

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但天行過一度日只在此當卯而卯
當午而午某看得如此後來得禮記說暗與之合淳

天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一度
日亦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比天道常不及一度
月行不及十三度四分度之一今人都云月行速日行
遲此錯說也但曆家以右旋為說取其易見日月之度
耳至

問天道左旋日月星辰右轉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
某看天上日月星不曾右轉只是隨天轉天行健這箇
物事極是轉得速且如今日日旋一轉天却過了一度日遲此便欠了一度月又屋

此又欠了十二度如歲星須一轉方了三十度要看曆
數子細只是璇璣玉衡疏載王蕃渾天說一段極精密
可檢看便是說一個現成天地了月常光但初二三日
照只照得那一邊過幾日漸漸移得正到十五日月與
日正相望到得月中天時節日光在地下進從四邊出
與月相照地在中間自遮不過今月中有影云是莎羅
樹乃是地形未可知賀孫

義剛言伯靖以為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
一度也曰此說不是若以為天是一日一周則四時中
星如何解不同更是如此則日日一般却如何紀歲把
甚麼時節做定限若以為天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趲
來趲去將次午時便打三更矣因取禮記月令疏指其

中說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兩處曰此說得甚分明其他曆書都不如此說蓋非不曉但是說滑了口後信口說習而不察更不去仔細檢點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季通常有言論曰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觀若去太虛空裏觀那天自是日月滾得不在舊時處了先生至此以手畫輪子曰謂如今日在這一處明日自是又滾動着些子又不在舊時處了又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曰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一日運一周又過了些子曰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次曰仲默附至天說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十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曰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

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
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
一章也先生以此示義剛曰此說也分明義剛
天道左旋日月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
上面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寓
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
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
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
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
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曰然但如此

則曆家逆字皆着改做順字退字皆着進字僩
晉天文志論得亦好多是許敬宗為之日月隨天左旋如
橫渠說較順五星亦順行曆家謂之緩者又是急急者
反是緩曆數謂日月星所經曆之數揚
問日是陽如何反行得遲問曰正是月行得遲問曰行
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曰是月正曰是月行得遲如
底度數天至健故日常不及他一度月又遲故不及天
十三度有奇且如月生於西一夜一夜漸漸向東便可
見月退處問如此說則是日比天行遲了一度月比天
行遲了十三度有奇曰曆家若如此說則箕着那相去
處度數多今只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箕聞李通云西域
有九執曆郎是順箕胡泳

程子言日升降於三萬里是言黃赤道之間相去三萬里
天日月星皆是左旋只有遲速天行較急一日一夜繞
地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進過一度日
行稍遲一日一夜繞地恰一周而於天為退一度至一
年方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又遲
一日一夜繞地不能匝而於天常退十三度十九分度
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
月一周天月只是受日光月質常圓不曾缺如圓毬只
有一面受日光望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為盛
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為日月來往地在天中不甚
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旁
上受於月其中昏暗便是地影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

背向一畔相去漸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
日與月正緊相合六日便蝕無光月或從上過或從下過
亦不受光星亦是受日光但小耳比在中央一星甚小
謝氏謂天之機亦略有意但不似天之樞較切淳
日月升降三萬里之中此是主黃道相去遠近而言若天
之高則里數又煞遠或曰八萬四千里未可知也立八
尺之表以候八尺之景寸當千里則尺有五寸恰
當三萬里之半日去表有遠近故景之長短為可驗也
曆家言天左旋日月星辰右行非也其實天左旋日月
星辰亦皆左旋但天之行疾如日天一日一周更擬過
一度日一日一周恰無贏縮以月受日光為可見月之
望正是日在地中月在天中所以日光到月四畔更無

虧欠唯中心有少虧欠處是地有影蔽者爾及曰日月冬在東西則日光到月者止及其半故為上弦又減其半則為下弦逐夜增減皆以此推地在天中不為甚大只將日月行度折筭可知天包乎地其氣極堅試登極高處驗之可見形氣相催緊束而成體但中間氣稍寬所以容得許多品物若一例如此氣緊則人與物皆消磨矣謂日月只是氣到寅上則寅上自光卯上則卯上自光者亦未必然既曰日月則自是各有一物方始各有一名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微爾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金木水火之名可辨衆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此衆星亦皆左旋唯北辰不動在北極五星之旁一小星是也蓋此星獨居天軸四面如輪盤環繞旋轉

此獨為天之樞紐是也日月薄蝕只是二者交會處二者緊合所以其光掩沒在朔則為日食在望則為月蝕所謂經前緾後近一遠三如自東而西漸次相近或日行月之旁月行日之旁不相掩者皆不蝕唯月行日外而掩日於內則為日蝕日行月外而掩月於內則為月蝕所蝕分數亦推其所掩之多少而已謨

日月升降三萬里中謂夏至至冬至其間黃道相去三萬里夏至黃道高冬至黃道低伊川誤認作東西相去之數形器之物雖天地之大亦有一定中處伊川謂天地無適而非中非是楊

先生論及璣衡及黃赤道日月躔度潘子善言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為是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曰嵩山不是天

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皆在高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有此處不動如磨腰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 銖

周髀法謂極當天中日月遶天而行遠而不可見者為夜此說不是問論語或問中云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如何曰圓徑七十二度極正居其中堯典疏義甚詳德明

季通嘗說一問云極星只在天中而東西南北皆取正於極而極星皆在其上何也其無以答後思之只是極星便是北而天則無定位義剛

南極在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書說有人至海上見南極下有數大星甚明此亦在七十二度之內義剛

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為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在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中是地影揚

月古今人皆言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

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因云禮運言揩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如此則氣不和時便無月恐無此理其云三十五而盈三十五而闕彼必不曾以理推之若以理推之則無有盈闕也畢竟古人推究事物似亦不甚仔細或云恐是說元初有月時一回也說不得壽

問弦望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如二三以天之圍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月日相看皆四分天之一個

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李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旁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先生曰若不如此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得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向天者亦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云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

問星受日光否曰星恐自有光德明

問月受日光只是得一邊光曰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不是無光光都載在上面一邊故地上無光到得日月漸相遠時漸擦挫月光漸漸見於下到得望時月光渾在下面一邊望後又漸漸光向上去胡泳

或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曰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暈也問曰光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或錄云今有前人貼鏡中以火一光照之則壁上圓光中有一人為地所礙其黑暈亦猶是之耳

東節謂日太陽也月少陰也星太陰也星陽也辰太陰也星辰非星也又曰辰弗集於房房者舍也故十二辰亦謂之十二舍上辰字謂日月也所謂二辰北斗去辰爭十二度日蝕是日月魯合處月合在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月蝕是日月正相眡伊川謂月不受日光意亦相近蓋陰盛亢陽而不沙汰讓陽故也又曰日月魯合故初一初二月全無光初三漸開方微有弦上光是哉生明也開後漸亦光至望則相對故圓此後復漸相近至晦則復合故暗月之所以虧盈者此也伯羽

問自古以日月之蝕為災異如今曆家却自預先筭得是如何曰只大約可筭亦自有不合處有曆家以為當食而不食者有以為不當食而食者有未之

曆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遥奪月光故月食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食然聖人不言月蝕日而以有食為文者蓋關於所不見關相日食是為月所掩月食是與日爭敵月饒日此子左好無食揚

日月交蝕暗虜道夫

遇陰謂日月相遇陽遇陰為陰也振

日月食皆是陽陰氣衰微廟朝當下詔書言此定數不定為災異古人皆不曉曆之故揚

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皆有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

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疑得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

莫要說水星蓋水星貼著日行故半月日見泳

夜明多是星月早白欲上未上之際已先爍退了星月之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時暗揚

星有墮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爲石者揚

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時而詳於漢志然今左傳所載太火辰星之說又却只因其國之先曾主二十星之祀而已是時又未有所謂趙魏晉者然後來占星者又却多驗殊不可曉廣

叔重問星圖曰星圖甚多只是難得似圓圖說得頂好一天彎紙却平方圖又却兩頭放小不得又曰那箇物事兩頭小中心漲又曰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想見只是說赤道兩頭小必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節

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只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此亦可見

廣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高山無霜露却有雪某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烟霞在下浩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峰尖

烟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道家有高處有萬里剛風之說便是那裏氣清緊低處則氣濁故緩散想得高山更上去立人不住了那裏氣又緊故也離騷有九天之說注家妄解云有九天據其觀之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以下手畫圖）暈自內繞出至外其數漸多裏面重數較軟至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一硬殼相似那裏轉得又俯緊矣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攢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潰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之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

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欝而成非必龍之為也客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欝盖無發洩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

問雷電程子曰只是氣相摩軋是否曰然或以為有神物主之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查滓便散不得此亦屬陰之一者性張子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即此理也

雷如今之爆杖蓋欝積之極而迸散者也方子

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雪為豐年之兆者雪非豐年蓋為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敬仲）

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蜈蚣蝮本只是薄兩為旨所
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為妖或為祥義剛

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揚

伊川說世間人說雹是蜥蜴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之只謂之全是蜥蜴做則不成耳自有是上面結作成底也有是蜥蜴做底某少年見二十九伯說親見如此別録云記在十九伯誠確人語必不妄又此間王二哥之祖恭議者云嘗登五臺山極高寒盛夏携綿被去寺僧曰官人帶被來少王甚惜之寺僧又為借得三兩條與之中夜之間寒甚擁數牀綿被猶不煖蓋山頂皆蜥蜴含水吐之為雹少間風雨大作所吐之雹皆不見又言昨夜雹大作問皆如此寺中所見者又更堅志中載劉法師者後居隆興府西山脩道山多蜥蜴皆如手臂大與之餅餌皆食一日忽領無限蜥蜴入廚井中之水皆為飲盡飲訖即吐為雹已而風雨大作所吐之雹皆不見明日下山則人言所下之雹皆如蜥蜴所吐者蜥蜴形狀亦如龍是陰屬是這氣相感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交爭之時所以下雹時必寒今雹之兩頭皆尖有稜道疑得初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

古今曆家只推箕得个陰陽消長界分耳入傑○曆

太史公曆書是說太初然却是顓頊四分曆劉歆作三統

曆唐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曆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曆是七百二十加去季通所用却依康節三百六十數入陳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細篇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為之也意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季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為天之所運則其疎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其為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

問曆法何以推月之大小曰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六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為如何如前月大則後月初二十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人傑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曰子足矣故置閏揚中氣只在本月若趲得中氣在月盡後一月便當置閏揚沈存中欲以節氣定晦朔不知交節之時適在夾此日當

如何分子
或說曆四廢日曰只是言相勝者春是庚辛日秋是甲乙
日温公潛虛亦是此意入傑
五子六甲二五為干十二六為支入傑
先在先生處見一書先立春次驚蟄次雨水次春分次穀
雨次清明云漢曆也楊
子升問人言虜中曆與中國曆差一日是否曰只如子丑
四則方屬今日子初自屬今日丑今人纔交子時便喚做
今日如此亦便差一日木之
曆數微眇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溢則必後天稍濶則必
先天未子而子未午而午淵
曆法季通說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先論
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一定位然後
論天行以見天變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
政乃可齊耳道夫
或問季通曆法未是曰這都未理會得而今須是魯布
算也學得似他了把去推測方見得他是與不是而今
其自不會理會得如何說得他是與不是這也是康節
說恁地若錯時也是康節錯了只是覺得自古以來無
一箇人考得到這處然也只在史記漢書上自是人不
去考司馬遷班固劉向父子杜佑說都一同不解都不
是賀孫
陳得一統元曆紹興七八年間作云局中暗用紀元曆
渾儀可取蓋天不可用試令主蓋天者做一樣子如何做

只似个雨傘不知如何與地相附着若渾天須做得个渾天來賀孫（或錄云有脫說蓋天者欲令作一一蓋一天一傘樣如此則四旁項有漏風處故不若渾天之可為儀下也）

先生嘗言數家有大小陽九道夫問東爾則有国有家者何貴乎脩治曰在我者過得他一一二分便足以勝之（數）

問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便際海道里長短處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曰此但以中国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必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故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為中而南北東西（道夫）

隋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則地形有偏爾所謂地不滿東南也禹貢言東西南北各二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五千里今視中国四方相去無五千里想他周公自恁大說教好看如堯舜所都冀州之地去北方甚近是時中國土地甚狹想只是略相髣髴麼至夏商已後漸漸開闢如三苗只在今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時中国已不能到三苗所以負固不服（後來又見先生說畺番取中国五萬里此為天地之中中国在東南之中必有五萬里當見佛經說崑崙山有阿耨大池水流四面各有五萬里東南入中国者為黃河其水黑水之類又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緑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闊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閒天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旋轉得緊始急風然至

上面極高處轉得愈緊若轉纔慢則地便脫墜矣問星辰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云如燈花否曰然(僩)

人言北方土地高燥恐暑月亦蒸濕何以言之曰今云是月也土潤溽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想得春夏間天轉捎慢故氣候緩散昏昏然而南方為尤甚至秋冬則天轉益急故氣候清明宇宙澄曠所以說天高氣清以其轉急而氣緊也(僩)

海那岸便與天接或疑百川赴海而海不溢曰蓋是乾了有人見海邊作旋渦吸水下去者(直卿云程子大全甲輔之說好。方子)

海水無邊那邊只是氣蓋得在(揚)

海水未嘗溢者莊周所謂沃焦土是也(德明)

潮之遲速大小自有常舊見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漸長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說亦如此(德明)

陸子靜謂潮是子午月長沈存中續筆談之說亦如此謂月在地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方子

蔡伯靖曰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義

問先生前日言水隨山行何以驗之曰外面底水在山下中間底水在脊上行因以指為喻曰外面底水在指縫中行中間底水在指頭上行又曰山下有水今浚井底人亦看山脈節

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燥處自春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春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

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為前案遂過去為
泰山聳於左是為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汴南諸山
及平嶺又為第三四重案（淳。義剛同）
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遠海島諸山亦
皆相向右河南遠直至太山湊海第二重自蜀中出湖
南出廬山諸山第三重自五嶺至明越又黑水之類自
北纏繞至南海泉州常平司有一大圖甚佳（揚）
河東地形極好乃堯舜禹故都今晉州河中府是也左右
多山黃河繞之嵩華列其前（廣）
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興
天為黨故曰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
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太原

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澗（伊川云太行山千里一堰名）
後是所代諸州泰山邦是太行之虎山又間平陽蒲坂
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饒春不生物人民朴
陋儉嗇故慊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僩）
河東河北皆遶太行山堯舜禹所都皆在太行下（揚）
太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春最
高處過河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揚）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
至嵩山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
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
乎兩浙閩廣（僩）
江西山皆自五嶺嶺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都是自

[illegible]而南故皆順揚
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
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閒
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脉發去為臨安又發去為
建康義
江西山水秀拔生出人來便要硬做升卿
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為東南交會處
著舊人物多最好下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之衝又恐無
險類義
要作地理圖三箇樣子一寫州名一寫縣名一寫山川名
仍作圖時須用逐州正斜長短濶狹如其地厚糊紙紮
子以剪振

武問南北對境圖曰天下大川有二止河與江如淮亦小
只是中間起虜中混同江却是大川李德之問薛常州
九域圖如何曰其書細碎不是著書手段予決九川距
四海了却逐旋理疏小江水一令云云川此是大形勢蓋卿
先生謂張倅云向於其人家看得夷圖因指其水云此水
將有入淮之勢其人曰分其勢已自如此先生因言河
本東流入海後來北流當時亦有填河之議今乃向南
流矣力行
某說道後來黃河必與淮河相并俏茶說今已如此問他
如何見得伯恭說見薛某說又曰元豐間河北流自後
中原多事後來南流虜人亦多事近來又北流見歸正
人說或錄云因看劉樞家中原圖一背河却自西南貫梁
泊一派灌入淮來祖宗時河北流故虜人盛今却

南來故其勢亦衰又曰神宗時行浚田策行得甚力差官去監那箇水也是肥只是未蒙其利先有衝突盧舍之患潘子善問如何可治河決之患曰漢人之策令兩旁不立城邑不置民居存留此地步與他不與他爭放教他寬教他水散漫或流從這邊或流從那邊這不似而今作堤去拘他元帝時募善治河決者當時集衆議以此說為善又問河決了中心平處却低如何曰不會低他自撑一箇低處去又問雍州是九州那裏高曰那裏無甚水又曰禹貢亦不可攷其次第那知經畫門簿所謂門簿者載此一都有田若干有山若干節

御河是太行之水出來甚清周世宗取三關是從御河裏去二四十日取了只曰御河之水清見底後來黃河衝來濁了曰河北流是禹之故道又曰不是禹之故道近禹之故道節

仲默問有兩漢水如何有一水謂之西漢江曰而今知閻州等處便是東川東川却有二支出來便是西漢江即所謂嘉陵江也義剛

南康郡治張齊賢所建蓋西江之咽喉古人做事都有意思又如利州路却有一州在劍閣外一方子漢興州刺史是守襄陽魏晉以後以江陵為荊州節吳大年曰呂蒙城在鄂州其城方其中又有數重形址如今猶存義剛

道州即春陵武帝封子為春陵王後徙居鄧州至今鄧州亦謂之春陵義剛

漢時入仕宦於瓜州者更極前面亦有入往長安西門至
彼九千九百九十九里 揚

語類卷二 終

鬼神

因說鬼神曰鬼神事自是第二着那箇無形影是難理會
底未消去理會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子曰未能事
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說盡了此便是合理會
底理會得將間鬼神自有見處若合理會底不理會只
管去理會沒緊要底將間都沒理會了 廣○義剛
聞同別出

義剛將鬼神問目呈畢先生曰此事自是第二着未能事
人焉能事鬼此說盡了今且須去理會眼前事那箇鬼
神事無形無影莫要枉費心力一理會得那箇來時將久
我着實處皆不曉得所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這箇皆
是面前事做得一件便是一件如易便自難理會了而

今只據我恁地推測不知是與不是亦須逐一去看然
到極處不過只是這箇 義剛
或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容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
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子曰務民
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
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
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為知也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意亦如此 必大
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
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
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如今世俗
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祭祀皆是他見得天地之
理如此去 僩
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至風止雨過
雷住電息則鬼也
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
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魂者神之盛也精氣
聚而為物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為變魂遊則魄之降可
知 升卿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
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
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女卜筮之類皆是心自
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才動必應也 恪
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 燾

問先生說鬼神自有界分如何曰如日爲神夜爲鬼生爲神死爲鬼豈不是界分義剛
叔器問先生前說日爲神夜爲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問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
鳴義剛淳同○

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肅于泯觸于胸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即此便見道夫

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釋家所云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

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要理會揚

因說神怪事曰人心平鋪着便好若做美便有鬼怪出來

方

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如鬼神事今是有是無因說張仲隆曾至金沙堤見巨人迹此是如何揚謂冊子說并人傳說皆不可信須是親見揚平昔見冊子上并人說得兩頭滿耳只是都不曾自見先生曰只是公不曾見畢竟只理如何南軒亦只是硬不信有時戲說一二如禹鼎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這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處人往占之豈不爲祟邵先生語程先生世間有一般不有不無底人馬程難之謂鞍轡之類何處得如邵意則是亦以爲有之邵又言蜥蜴遺種程言密有

大者彼豈能為之豫章曾有一劉道人嘗居一山頂結菴一日衆蜥蜴入來如手臂大不怕人以手撫之盡吃菴中水少頃菴外皆堆成雹明日山下果有雹此則是冊子上所載有一妻伯劉丈致中其人甚樸實不能妄語云嘗過一嶺稍晚了急行忽聞溪邊林中響甚往看之乃無止蜥蜴在林中各把一物如水晶看了去未數里下雹此理又不知如何造化若用此物為雹則造化亦小矣又南劍鄧德喻嘗為一人言嘗至餘杭大滌山中常有龍骨人往來取之未入山洞見一陣青煙出少頃一陣火出少頃一龍出一鬼隨後大段盡人事見得有一點疑在終不得又如前生後生矩復為人之說亦須要見得破又云南軒拆廟次第亦未到此須是使民知信未稍無疑始得不然民信神為主拆了轉使民信向然望舊有一邑泥塑一大佛一方尊信之後被無狀宗子斷其首民聚哭之須臾泥木出舍利泥木豈有此物只是人心所致先生謂一僧云問龍行雨如何曰不是龍口中吐出只是龍行時便有雨隨之劉禹錫亦嘗言有人在一高山上見山下雷神龍鬼之類行雨此等之類無限實要見得破問敬鬼神而遠之則亦是言有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便不相關曰聖人便說只是此當敬而遠之此問李先生曰此處不須理會先生因曰蜥蜴為雹亦有如此者非是雹必要此物為之也揚因論薛士龍家見鬼曰世之信鬼神者皆謂實有在天地

問其不信者斷然以為無鬼然却又有真箇見者鄭景望遂以薛氏所見為實理不知此特虹霓之類耳必大因問虹霓只是氣還有形質曰既能毀水亦必有腸肚只纔散便無了又雷部神物亦此類必大因說鬼惟曰木之精夔魍魎只一脚魍魎古有此語若果有必是此物淳

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泳。以下並在人字下

問死生有無之說人多惑之曰不須如此疑且作無主張因問識環記井之事古復有此何也曰此又別有說話

行

問生死鬼神之理明作錄云問鬼神生死雖知得是一理便是生死底道理未見得端的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則為鬼又問精氣凝時此理便附在氣上否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為主人得之以有生明作錄云清者氣則為質明作錄云清者氣濁者則有清濁氣之清者為氣濁者為質明作錄云濁者屬陽清者屬陰矣皮毛屬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註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明作錄云謂家所謂陰陽不升降也盡則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將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疑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

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至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餘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室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神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為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羵羊皆是氣之雜揉

垂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事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冬寒夏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是理理便是仁義禮智固嘗有形象來凡無形者謂之理若氣則謂之生也清者是氣濁者是形氣是魂謂之精血是鬼謂之質所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則所謂氣至此已盡鬼升于天陰者質也鬼也降于地謂之死知生則便知死只是此理夫子告子路非指之是先後節次如此因說鬼神造化之迹且如起風散雨雷霆并生物而言○閎祖○賜錄云

夫子語學者亦未須便有終也又問人死則魂氣聚而不復聚矣然人之祀先一却有所謂來假來享此理如何曰若是誠心感格彼之魂氣未盡散豈不來享又問如周以后稷為始祖以帝嚳為所自出之帝子孫相去未遠尚可感格至于成康以後千有餘年豈復有來散者而來享之乎曰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在氣上必不是凝結為一物而為性也但人所合當然者便是理氣

有聚散理則不可以聚散言也人死氣亦未便散得盡故祭祖先有感格之理若中次久遠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也子孫畢竟只是這一氣相傳下來若能極其誠敬則亦有感通之理釋氏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都廢却無是理也曰然則羊叔子識環之事非歟曰史傳此等事極多要之不足信便有也不是正理甚者甚多不審有無如何曰世間人見又問世之見鬼神者甚多豈可謂無但非正理耳如伊川謂有為厲有為伊川謂別是一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竟鬼無所歸自是如此昔有人在淮上夜行見無數形像似人非人旁午亢斥出沒于兩水之間久之纍纍不絕此人明知其鬼不得已躍馬而過之下却無礙然亦無他詢之此乃昔人戰場也彼皆死乎非命一節宽抱恨固宜未散地何緣知得曰伯有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可謂知鬼神之情狀何又問伊川謂別是一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竟鬼無所歸自是如此昔有人在淮上夜行見無數形像似人非人旁午亢斥出沒于兩水之間久之纍纍不絕此人明知其鬼不得已躍馬而過之下却無礙然亦無他詢之此乃昔人戰場也彼皆死乎非命一節宽抱恨固宜未散地何緣知得曰伯有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可謂知鬼神之情狀何又問伊川謂別是一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竟鬼無所歸自是如此昔有人在淮上夜行見無數形像似人非人旁午亢斥出沒于兩水之間久之纍纍不絕此人明知其鬼不得已躍馬而過之下却無礙然亦無他詢之此乃昔人戰場也彼皆死乎非命一節宽抱恨固宜未散地何緣知得曰伯有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可謂知鬼神之情狀何又問伊川謂別是一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竟鬼無所歸自是如此昔有人在淮上夜行見無數形像似人非人旁午亢斥出沒于兩水之間久之纍纍不絕此人明知其鬼不得已躍馬而過之下却無礙然亦無他詢之此乃昔人戰場也彼皆死乎非命一節宽抱恨固宜未散地何緣知得曰伯有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可謂知鬼神之情狀何又問伊川謂別是一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竟鬼無所歸自是如此昔有人在淮上夜行見無數形像似人非人旁午亢斥出沒于兩水之間久之纍纍不絕此人明知其鬼不得已躍馬而過之下却無礙然亦無他詢之此乃昔人戰場也彼皆死乎非命一節宽抱恨固宜未散地何緣知得曰伯有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可謂知鬼神之情狀何又問伊川謂別是一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竟鬼無所歸自是如此昔有人在淮上夜行見無數形像似人非人旁午亢斥出沒于兩水之間久之纍纍不絕此人明知其鬼不得已躍馬而過之下却無礙然亦無他詢之此乃昔人戰場也彼皆死乎非命一節宽抱恨固宜未散

世人多為精怪迷惑如何曰家語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皆是氣之雜揉乖亂所生專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春榮秋枯此理之正也忽冬月開一朵花豈可謂無此理但非正耳故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孝者未須理會也坐間或云鄉間有三祭祀佛事必設此人一分一分有設黃籙大醮一不曾設他一分齋食盡為所污後因為久久放爆杖林其所依之樹自是遂絕曰見他打死氣未散被爆杖驚散了設醮請天地山川神祇却被小鬼污知以此見設醮無此理也。明作録云如起風做雨震雷閃電花生花結非有神而何自不察耳才見說鬼事便以為怪世間自有个道理如此不可謂無特非造化之正耳此為得陰陽不正之氣不須驚惑所以夫子不語怪以其明有此事特不語耳南軒說無便不是餘同

才卿問来而伸者為神往而屈者為鬼凡陰陽魂魄人之噓吸皆然不獨死者為鬼生者為神故橫渠云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来之終曰此二句正如俗語罵鬼云你

是已死我我是未死你楚詞中說終古亦是此義古之所之令道魄而來東羌靈魂之歌歸于何須臾而忘反用之云既屈之中恐又自有屈伸曰祭祀致得鬼神來格便是就既屈之氣又能伸也問魂氣則能既屈而伸若祭祀來格是也若魄既死恐不能復伸矣曰也能伸蓋他來則俱來如祭祀報魂報魄求之四方上下便是皆有感格之理用之問遊魂為變聖愚皆一否曰然問天神地祇人鬼地何以曰祇曰祇字只是示字蓋天垂三十辰以著象如日月星辰是也地亦顯草木山川以示人所以曰地示用之云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曰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

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惟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則安于死豈有不散而其既死而為靈惟也當見輔漢卿說其人死其氣溫溫然熏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雖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甚麼樣氣魄用之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開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于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即前所云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焄人悽愴如漢武帝時

神君来則風肅然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僩淳錄云問其氣發揚于上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這下面盡則只管騰上去淳云終久必消了曰然）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裡見一身只是个軀殼在這裡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来說道天地之間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来只是一箇道理又云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裡面水鰍魚肚裡水與鯉魚肚裡水只一般仁父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賀孫）

因言魂魄鬼神之說曰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則神為主已死之後則鬼為主縱橫在這裡以屈伸往来之氣言之則氣為神而精為鬼然其屈伸往来也各以人一身言之則氣為神而精為鬼（僩錄云若以漸言之則一半是氣一半是精）以對待

問魂魄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實分數少底賦

問魂魄曰魄是一點精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魂是發揚出来底如氣之出入息魄是如水之視能明聽能聰心能強記底有這魄便有這神不是外面入来魄是精魂是氣主靜魂主動又曰草木之生自有个神它自不能生在人則心便是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是也又

問生魂死魄曰古人只說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近時人方推得他所以圓闕乃是魄受光處魄未嘗無也人有魄先衰底如其近來覺重聽多忘是魄先衰又曰一片底便是分做兩片底兩片底便是分做五片底做這萬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太極只是一箇氣迤邐分做兩箇氣裡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為萬物植

先儒言口鼻之噓吸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也只說得大緊却更有箇毋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又曰見于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老氏云載營魄營是晶熒之義魄是一人晶

光堅凝物事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云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為祟蓋魂先散而魄尚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間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風火尚遲則能為祟蓋魂氣猶存爾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後後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裡不得動又曰專氣致柔不是守字却是專字便只是專在此全不放出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粗了

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為魂既生魂而後有魄故魄常為主為幹僧人生初間是先有氣既成形是魄在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既有形後方有精神知覺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

生魄陽曰魂数句說得好淳

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為皆魂也魄則不能也今人之所以能運動都是魂使之兩魂若去魄則不能也今魄之所以能運體便死矣月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耳他本無光也所以說哉生魄旁死魄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水內影此便是魂魄之說（側の有誤）

耳目之聰明為魄魄是鬼（其自貴氣盛則東哀童男童女死而魄去化升卿）

魄是耳目之精魂是口鼻呼吸之氣眼光落地所謂體魄則降也

或問口鼻呼吸者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曰精氣為物魂乃精氣中無形迹底淮南子注云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釋氏四大之說亦是竊見這意思人之一身皮肉之類皆屬地涕唾之類皆屬水暖氣為火運動為風地水陰也火風陽也

或問氣之出入者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魄中復有魂耶曰精氣周流充滿于一身之中噓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覺者耳然既周流充滿于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有暖氣非魂乎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粗述此意問先生嘗言體魄自是一物然則魂氣亦為兩物耶曰將魄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為精粗也甚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問以目言之目之輪體也睛之明魄也耳則如何曰竅即體也聰即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

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耶曰月不可以體言只有
魂魄耳目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
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
人之能思慮計畫者魂之為也能記憶辨別者魄之為也
個

人有盡記得一生以來經歷事者此是智以藏往否曰此
是魄強所以記得多德明
問魂氣升于天莫只是消散其實無物歸於天上否曰也
是氣散只是才散便無如大將滅也有烟上只是便散
蓋緣木之性已盡無以繼之人之將死便氣散即是這
裡無箇主子一散便死大率人之氣常上且如說話氣
都出上去婁孫

魂散則魄便自沉了今人說虎死則眼光入地即是如此
問人死時是當初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如此
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
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且如
我與人俱有十分俱已用出二分我才用出二分便收
回及收回二分時那人已用出四分了所以我便能少
延此即老氏作福意老氏惟見此理一向自私其身
問黃寺丞云氣散而非無泳切謂人稟得陰陽五行之氣
以生到死後其氣雖散只反本還原去曰不須如此說
若說無便是索性無了惟其可以感格得來故只說得
散要之散也是無了問燈焰衝上漸漸無去要之不可
謂之無只是其氣散在此一室之內曰只是他有子孫

在便是不可謂之無胡泳

問有人死而氣不散者何也曰他是不伏死如自刑自害者皆是未伏死又更聚得這精神安於死者便自無何曾見堯舜做鬼來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為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人傑錄畧）

伯有為厲之事自是一理謂非生死之常理人死則氣散理之常也它却用物宏取精多族大而強死故其氣未散耳（僩）

先祖問先生所答崧卿書云云如伊川又云伯有為厲別是一理又如何曰亦自有這般底然亦多是不得其死故強氣未散要之久之亦不會不散如漳州一件公事婦殺夫密埋之後為祟事不發覺當時便不為祟此事恐秦裁免死遂於申諸司狀上特批了後婦人斬與婦人通者絞以是知刑獄裡面這般事若不與決罪償命則死者之冤必不解又曰氣久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甚安期生至唐以來則不見說了又說鍾離權呂洞賓而今又不見說了看得來他也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然終久亦散了（賀孫）

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是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於一日散釋道所以自私其身者便死時亦

只是留其身不得終是不甘心死卿寃憤者亦然故其氣有不散浦城山中有一道人常在山中燒丹後因一日出神乃後其入云七日不返時可燒我未滿七日其人禁之後其道人歸時罵取身亦能於壁間寫字但是墨較淡不久又无揚嘗聞張天覺有一事亦然鄧隱峰一事亦然其人只管討身隱峰云說底是甚麼其人悟問遊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字是漸漸散若是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欝結而成妖孽若是厭魅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延豈復更欝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如今打麵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挾不散底久之漸漸也自會散

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氣未散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曰魄既生魄陽曰魂

鬼神憑依言語乃是依憑人之精神以發問伊川記金山事如何曰乃是此婢子想出問令人家多有怪者曰此乃魍魎魍魎之為建州有一士人行遇一人只有一脚問其人家安在與之同行見一脚者入其人家數日其家果死一子可學

鄭說有入寤寐間見鬼通則甚驗者曰如此則是不有不無底紙筆淳

論及巫人治鬼而鬼亦效乎人所為以敵之者曰後世人心姦詐之甚感得姦詐之氣做得鬼也姦巧淳

厚之問人死為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有子耳上有猪毛及猪皮如何曰此不是怪向見籍溪借事一兵胸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可學

或問鬼神曰且類聚前輩說鬼神處看要須自理會得且如祭天地祖考直是求之冥漠然祖考却去人未久求之似易先生又笑曰如此說又是作怪了也祖道以下論祭祀祖考神示

問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个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然其氣雖已散這个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自有此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个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

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裡也賀孫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為主而亦兼以氣餘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那个不是理那个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虧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謾為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略為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義剛

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即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才感必應

周問何故天曰神地祇人曰鬼曰此又別氣之清明者為神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祇本字亦有迹也可示山河草木是也比天象又差者至人則死為鬼矣又問既曰往為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謂來格亦略有此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

彼之精神蓋謂此也祭祀之禮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雉

陳後之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皆自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憧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人是有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為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憧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个相關處義剛淳同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裡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相續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个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裡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于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于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于天曰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

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周公金縢中乃立壇墠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三王是有子之責于天以旦代其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只有混以道說得好他解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侍子之責于天則不如云以旦代其之身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于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才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

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却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才多藝不是如此他止是要代武王之死爾用之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問根于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其國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国者

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晉侯夢康叔六相奪予饗蓋晉後都帝丘衛後都帝丘衛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為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亡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便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此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偏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問云要與賢說無何故孟子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其詳說只說到這裡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見

然分曉了

問鬼神是有兩樣天地之間二氣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又人死為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所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便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餒鬼矣又曰先輩說魂魄多不同左傳說魄先魂而有晉來也是以賦形之初言之必是先有此體象方有陽氣來附他鬼神以主宰言然以物言不得又不是如今泥塑底神之類只是氣且如祭祀只是你聚精神以感之祖考是你所承流之氣故可以感揚

蔡行夫問事鬼神曰古人交神明之道無此子不相接處

古人立尸便是接鬼神之意時舉

問祭祀之理還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否曰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恪

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于空虛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祀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

問子孫祭祀盡其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煥蕭祭脂所以報氣灌用鬱鬯所以招魂便是合他所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不知常人恁地只是祭祀時恁地曰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便在然不是祭祀時如何得他聚

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安聚他魂魄不教便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是要去聚得他

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成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然其聚到得禱祠既畢誠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子蒙

問死者精神既散必須生人祭祀盡誠以聚之方能凝聚若相奪予享事如伊川所謂別是一理否曰他夢如此不知是如何或是他有這念便有這夢也不可一知子蒙

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此氣在這裡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此氣精神在這裡古者冕龍用牲血便是覺見那

龜久後不靈了又用此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策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便也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蒙龜之意又曰古人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子蒙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其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淳祭祖神亦如

漢卿問天神地示之義曰註疏謂天氣常伸謂之神地道常默以示人謂之示卜人傑

地祇者周禮作示字只是示見著見之義

地之神只是萬物發生山川出靈之類振

說鬼神舉明道有無之說因斷之曰有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箇門行戶竈中霤今廟宇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賀孫

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霤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為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霤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壯祖

或言鬼神之異曰世間亦有此等事無足怪味道舉以前

曰魂氣歸于天體魄降于地人之出入氣即魂也魄即精之鬼故氣曰陽魄曰陰人之死則氣散于空中之說問人死氣散是無形影亦无鬼神今人祭祀從何而求之曰如子祭祖先以氣類而求以我之氣感召便是祖先之氣故想(饒本作祭)之如在此感通之理也味道又問子之於祖先固是如此若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否曰子之於祖先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祭祭如神如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亦有氣類焉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故今祭社亦是從氣類而祭烏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必於學其氣類亦可想長孺因說祭孔子不當以塑像只當用木主曰向日白鹿洞欲塑孔子像於殿其謂不必但置一空殿臨時設席祭之不然只塑孔子坐於地下則可用籩豆簠簋今塑像高高在上而設器皿於地甚無義理

汪德輔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齋戒祭祀則祖考來格若祭旁親及子孫亦是一氣猶可推也至於祭妻及外親則其精神非親之精神矣豈於此但以心感之而不以氣乎曰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汪祖問人祭祖先是以已之精神去聚彼之精神可以合聚蓋為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故能如此諸侯祭国內之主與自家不相関然而也呼喚得他聚蓋為天地之氣便是他氣底毋就這毋上聚他故亦可以感通曰此謂

無主後者祭時乃可以感動若有主後者祭時又也不
感通用之曰若理不相關則聚不得他若理相關則方
可聚得他曰是如此又曰若不是因国也感他不得蓋
為他元是這国之主自家今主祂国土地他無主後合
是自家祭祂便可感通子蒙

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則祭之其神可致人死氣已散
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
何有此其所自来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到此
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
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生底神道緣
衆人心邪向它它便盛如狄仁傑只留吴太伯伍子胥
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為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

事了因舉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
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夔條錄
或問世有廟食之神歷數百年又何理也曰浸久亦能
散昔守南康緣久旱不免遍禱於神忽到一廟但有一
間數屋狼藉之甚彼人言一五十年前其靈如響因有
人来而惟中有神與之言者昔之靈如彼今之靈如此
亦自可見壯祖

風俗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集一番歸鄉里有
所謂五通廟最靈恠衆人捧擁謂禍福立見居民纔出
門便帶紙片入廟祈祝而後行士人之過者必以名紙
稱門生某人謁廟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
會族人往官司打酒有灰作飲遂動臟腑終夜次日又

偶有一蛇在堦旁衆人閧然以為不祥廟之故某告以臟腑是食物不着關他甚事莫枉了五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亦来勸行云亦是從衆某告以從衆何為不意公亦以此語某幸歸此去祖墓甚近若能為禍福請又云人做州郡須去禍祠若即葬某於祖墓之旁甚便

係勅額者則未可輕去賀孫

論鬼神之事謂蜀中灌口一郎廟當初是李冰因開離堆有功於廟今来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兒子出來初閒封為王後来徽宗好道謂他是甚麼真君遂改封為真君向張魏公用兵禱于其廟夜夢神語云我向来封為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用得行今號為真君雖尊凡祭我以素食無血食之養故無威福之靈今復封我為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封不知魏公是有此夢還復一時用兵托為此說今逐年人戶賽祭殺數萬羊廟前積骨如山州府亦得此一項稅錢利路又有頭羊廟神極靈今二箇神似乎割據了兩川大抵鬼神用梓潼神極靈今二箇神似乎割據了兩川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氣為靈古人蒙鍾蒙龜皆此意漢卿云季通說有人射虎見虎後數人隨着乃是為虎傷死之人生氣未散故結成此形先生曰仰山廟極壯大亦是占得山川之秀寺在廟後郎幽靜廟基在山邊此山亦小但是来遠到此溪邊上外面羣山皆来朝寺基亦好大抵僧家寺基多是好處只得做僧寺若人家居住佛法入中國他們自會尋討今深山窮谷好處往往必不可因言僧家虛誕向過雪峰見一僧云法堂上一

木毬纔施主来做功德便會熱某向他道和尚得恁不脫灑只要纔看這木毬要熱做甚因說路當可向年十歲道人授以符印父兄知之取而焚之後来又自有漢卿云後来也竦脫先生曰人只了得每日與鬼做頭底是何如此無心得則鬼神服若是此心洞然無些子私累鬼神如何不服賀孫淳同

論及請紫姑神吟詩之事曰亦有請得正身出見其家小女子見不知此是何物且如衢州有一箇人事一箇神只録所問事目於紙而封之祠前少間開封而紙中自有答語這箇不知是如何義剛

問嘗問紫姑神云云曰是我心中有故應得應不得者是心中亦不知曲折也方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涖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脩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人傑○方録云老子云以道涖此則其鬼不神其理一行正當事人自不作怪棄常則妖興

語類卷三終